

前漢書

冊  
七

前漢書卷八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

于侍子

師古曰為使而送之還本國也鄧音贊

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

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

繁延壽

師古曰鄧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河反

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

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

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

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

之戒異飭身修政

師古曰飭與敕同敕整也

納問公卿又下明詔

帥舉直言

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衆也

燕見紬繹以

求咎愆

其師古曰絀讀曰抽絀繹者引

使臣等得造明

朝承聖問

也師古曰造至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

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

中卽皇極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言視聽思也大

解在五行志也

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衆也徵證

也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

般師古曰如若也

五事

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六師古曰極謂

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弱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

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嫫女之分地震蕭牆

之內

師古曰蕭牆屏牆

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

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

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

師古曰厚意

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

師古曰志在

於女色也錯置

婁失中與

與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內寵

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

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

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外則擅其權內則所請必

也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師古曰幽王褒姒褒人有所獻之

禍之閭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閭嬖寵之族也扇熾

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厲

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

不善也○蕭該音義曰劉氏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

建其有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皇大也極中傳

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

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

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

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師古曰閑勞憂也間放去

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師古曰笑字絕卻不享之義

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欲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

應其祀也虞與娛同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

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然也經曰繼自

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周書無

逸之辭也言從今以往繼業嗣立之王毋過欲於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

之機聖王所致慎也宋祁曰南本無致昔舜飭正

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嬌

女家欲使治國而舜謹敕正躬以待二女妻舜觀其治

以成伯功諫忍絕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

古曰丹姬是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

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

耳應氏就而謬釋非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

脅於齊女社稷以傾師古曰解並誠修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

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

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

昭儀也○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許班趙

昭儀也○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許班趙

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豫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

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

士番惟司徒刺厲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

萬反父讀曰甫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

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箚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四輔既

龍名也箚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四輔既

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

武受命亂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尚書

齊萬事常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

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一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

前漢書卷八十五列傳三一中華書局聚

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

師古曰則左右肅

艾

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又又肅治也

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

先正克左右

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欲未

未

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師古曰枉曲也

治天下者尊賢考

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

師古曰簡略也謂輕慢也

誠審思治人之

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

能

師古曰程效也

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

潤之譖愬

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潤積漸之深也比音頻寐反

則抱功脩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

李奇

就也工官也

小人曰銷俊艾曰隆

師古曰艾讀曰

經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居官者三年一考其功三考

則退其幽闇無功者

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

師古

書谷繇謨之辭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俊桀治能之士並在位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

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

遠之道微孟康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爲十二州處

冀充豫青徐荆揚雍梁幽并營也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

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音火

反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

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

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師古曰謂愛養之平刑釋

寃以理民命師古曰釋解也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

毋殫民財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

踰時之役師古曰謂三月是爲一時不患苛暴之政不

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免此疾患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

之心師古曰堯遭洪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

書無逸之辭也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

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

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

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

以六極畏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傳曰

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此

也沴災氣也共讀曰恭御讀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

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上帝不豫師

悅也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

用其言晉灼曰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

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

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

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

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

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角竟也○宋祁曰竟疑作競欲末殺災

異滿譫誣天師古曰未殺掃滅也○滿譫謂欺罔也殺

漫或音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

折木師古曰從甲至己凡六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

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

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卽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

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任用之授

也以權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

無薰粥冒頓之患師古曰弋六反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

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晏安也諸侯大者乃食數縣

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

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

也相入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洞屬屬

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驚肅也屬屬專無重合安陽

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三者無毛髮之辜

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

宦官檻塞大異皆誓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義猶開也

其字從木誓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宋祁曰

蘇林曰濫記也淳音作檻閉也晉灼曰於義蘇音是

該案蘇濫記者字林曰檻櫬也一曰圈也濫音方暫反如淳

曰檻閉者字林曰檻櫬也一曰圈也濫音方暫反如淳

反宦官或無宦字顏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

地之明戒聽晻昧之誓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晻字歸

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音重失天心

師古曰重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陛下即位

任遵舊

○宋祁曰

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



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

師古曰苟

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

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

之間

師古曰直當也

以遇天所開右

師古曰右讀慰

釋皇太后之憂愠

師古曰

釋散也

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

蕃滋災異訖息

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反

陛下則不深察愚

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

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

關策不及事已

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辭也

疏賤之臣至

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

師古曰間

音居

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

漢家使臣敢直言也

師古曰右

三上封事然後得召

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

師古曰由從也

苦勞

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

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永為鳳言而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

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則以為誠

天意也姚○宋祁曰則字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

從欲讀師古曰縱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

者數千人本○宋祁曰姚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

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

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

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師古曰

也斗筭喻小而不大也解在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

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將軍說其狂

言讀師古曰悅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

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猶受納也膚受謂

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以

加師古曰察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師古曰

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變其聲變其聲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

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入不與

賢者齊湣王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知氏孟嘗猶

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

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

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

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

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

亦同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宜在上將久

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

幸蚤薨師古曰蚤桑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

累字累親疏謂積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

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曰言屬聞以特進

領城門兵也音古曰屬近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

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

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

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太伯王季之兄闔門高枕爲知

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參小子爲君侯

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

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

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

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

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

樞師古曰可謂富貴之極○宋祁曰人臣無二天下

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

師古曰孳孳不怠也

孳與致同

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

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

師古曰篤厚也

篤行三者

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

師古曰篤厚也

太白出西

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

服虔曰太一已過期

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

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

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

永見音爲司馬以疏

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

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

疑有常字下

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

從順

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

也故激勸

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尙有好惡之忌蕩蕩

之德未純

師古曰此永自知有忤

方與將相大臣乖

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